

续补
古龙作品集

珍藏本

龍世

那一剑的风情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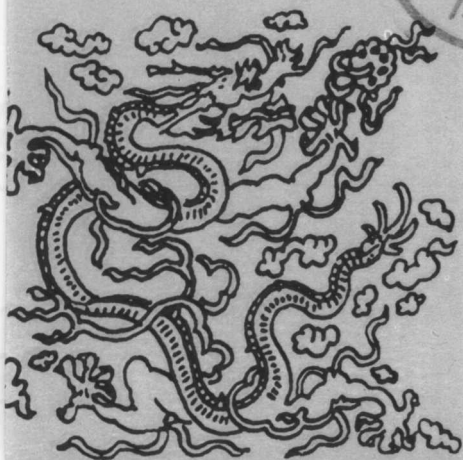
海出版社



* T255093 *

续补
古龙作品集

那一剑的风情
上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一剑的风情/古龙著

(续补古龙作品集)

ISBN7—80607—182—2/I·121 ¥ 27.80

I. 那…

II. 古…

III. 小说—武侠—当代

IV. I 247.58

那一剑的风情 (上下册)

© 古龙著

策 划: 罗立群

责任编辑: 罗立群

装帧设计: 吕唯唯 李宁平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 3331403 邮政编码: 519015

地 址: 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 4 层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邮政编码: 516001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9 字数 395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20001—30000 册

定 价: 27.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编续补 谈新派 评古龙

罗立群

自从《古龙作品集》问世以来，我们编辑部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有的读者在信中询问《古龙作品集》的编辑、整理情况，有的读者打听整套书的价格，希望能邮购图书，也有的读者来信探讨古龙作品的深刻内涵和艺术特征，更有读者在信中畅谈自己的创作计划，推荐自己创作的武侠小说。这表明，在广大的读者群中，有相当一批“古龙迷”，他们热爱古龙作品，关心古龙作品的编辑出版情况。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读者来信问及《古龙作品集》书后附录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中的《剑毒梅香》、《边城刀声》、《怒剑狂花》、《那一剑的风情》等书的情况，并希望能继续出版这些作品。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续补古龙作品集》。

这套《续补古龙作品集》共8种，分19册，书名如下：《剑毒梅香》、《边城刀声》、《白玉雕龙》、《怒剑狂花》、《那一剑的风情》、《剑气严霜》、《菊花的刺》、《铁剑红颜》。

这8种作品为什么不直接编入《古龙作品集》，而要加上“续补”二字呢？因为这8种书都不是古龙独立完成的。古龙成名以后，冒其名而问世的武侠作品极多，这些伪作有的经过古龙本人同意用其笔名，有的古龙根本就不知道，完全与古龙毫无关

系。大量的伪作充斥市场，严重地损害了古龙的声誉和读者的利益。但这次编辑出版的《续补古龙作品集》，绝不是上面所说的伪作，它们与古龙本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中有的作品是古龙创作了绝大部分，而由别人完成一小部分的；有的作品是古龙完成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别人代写的；也有的作品是古龙只写了其中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是别人创作的；还有的作品是古龙拟好了故事梗概和书名，或只写了一个开头章节，后面的内容全由别人代笔完成的。总之，续补作品既与古龙有密切关系，又不是古龙独立完成之作，而是由别人代笔续补的作品。其实，在已出版的《古龙作品集》中，《名剑风流》、《风铃中的刀声》和《圆月弯刀》也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点，我在“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的注释中及“编后记”中已经提到。

《续补古龙作品集》虽由别人捉刀代笔，续补完成，但仍表现出一定的创作水准。因为续补的作者均为有一定文字功底和一定的创作实践的武侠小说名家。现在简略介绍如下：

上官鼎，系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三兄弟合用的笔名，取“三足鼎立”之意。刘氏三兄弟是《剑毒梅香》的续补者。刘氏兄弟祖籍湖南衡阳，均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在国外留学，获博士学位，有的步入政界，官至台湾政府部长。上官鼎在台湾武侠小说界十分有名，其主要作品有《沉沙谷》、《铁骑令》、《七步干戈》、《侠骨关》、《金刀亭》等。上官鼎续写的《剑毒梅香》结构严谨，情节曲折，人物极具个性色彩，文笔亦相当流畅生动，很值得一读。

于东楼，原名于志宏，天津人，台湾作家和出版家。于东楼早年留学日本，喜爱文学，创作了不少现代枪战小说。七十年代中期在台北创办汉麟出版社，成为众多武侠小说家的密友，经常为朋友代笔续写武侠小说，古龙作品《风铃中的刀声》《铁剑红颜》等由他续补完成。八十年代后期，于东楼离开出版界，开始

独立创作武侠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烟雨千重剑》、《铁剑流星》、《魔手飞环》、《短刀行》、《侠者》等。于东楼的武侠小说结构严密，情节奇诡，节奏明快，语言幽默风趣，人物性格鲜明，深受学者和专家的好评。

墨余生，本名吴钟绮，海南人，生于1921年，卒于1985年，台湾武侠小说家。他创作了几十部武侠小说，其中《琼海腾蛟》、《海天情侣》、《明驼千里》三部曲最为有名，在大陆也曾一版再版。墨余生的作品蕴藉深沉，情节奇幻，场面极有气势，而文笔又颇有古风，人物刻划也有一定功力。古龙作品《剑气书香》、《剑气严霜》由他续写完成。

丁情，本名蒋庆隆，曾在台湾电影界工作，后投入武侠小说创作，被视为古龙最得意的弟子，《那一剑的风情》、《怒剑狂花》、《边城刀声》等作品均由他创作完成的。从现有资料来看，丁情身世孤苦飘零，性格孤独复杂，又爱惹事生非，人生之途坎坷。古龙却十分喜欢他，并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去影响他，鼓励他放手创作。丁情没有辜负古龙的厚望，于是武侠小说家的行列中，又多了一位新秀。丁情的创作深得古龙的精髓，从语言到情节到人物，几乎是原汁原味，令读者真假难辨。但这种刻意模仿却不符合文学创作的真谛，写出的作品虽然很有古龙小说的神韵，却失去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此外，司马紫烟、乔奇、申碎梅等武侠小说作家也曾续补过古龙小说《圆月弯刀》、《名剑风流》、《白玉雕龙》、《菊花的刺》等，文笔均不乏可观之处，不失为精品。

在今天，古龙是拥有读者数量最多的小说家之一，然而，古龙也是极有争议的小说家。

古龙创作小说的原则是：求新求变，打破常规。对武侠小说的文体、情节、语言甚至意境，古龙都作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

力图突破已有的小说格局，创造出新的天地。

古龙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武侠小说，形成了“古大侠”特有的风格，为武侠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崭新的空间。

对古龙的创作实践，人们的评价有褒有贬。褒之者认为，古龙小说创造了一个文化奇迹，古龙在武侠文化史上是一个开创时代的作家。贬之者则认为，古龙小说行文随意，文风轻佻，缺少文化，破坏了汉语言规则，是一种创作上的“走火入魔”。不管是褒还是贬，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古龙创作的武侠小说不同于前人之作，为后人提供了新的东西。能为一种历史悠久、大众化、通俗化的文体提供新的范本，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这无异于创造了一个神话！

台湾著名评论家胡正群先生这样评价古龙武侠小说创作的业绩：“古龙之前无新派。”关于武侠小说的新、旧之分以及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发展、分期等问题，本人在专著《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侠文化》以及其他文章中均有论述。笔者认为，金庸、梁羽生创作的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应为地道的新派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西学中用，已创立一种新派武侠小说的模式，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高峰。但是，古龙之“新”毕竟不同于金、梁之“新”，他另辟蹊径，自出机杼，创造了另一种新派武侠小说的模式，树立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另一座高峰。可以说，金、梁的“新”是对旧派武侠小说的巨大改良，是在继承中力求创新，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之妙；而古龙之“新”则是对旧派武侠小说的彻底变革，是另起炉灶，重造“江湖”，具有脱胎换骨之功。

内 容 简 介

天竺国高僧，来中国传送一种木乃伊制作术。据传这不是一般的木乃伊，这种用人的尸体制作的木乃伊，经过一段时日，可以死而复生。因此，当今天子对这位来自异域的高僧非常重视。更引起朝廷重视的，不止于此。这位高僧还带来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子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安危，这是一个正在准备而且也确实有能力颠覆朝廷的人的名子。皇上派得力干将来接应天竺国高僧。未及接头，天竺国高僧即被残杀，临咽气前，以血写出“无罪”二字。事关重大，朝廷派郡南王杨铮，与以一等侯狄青麟为首的青龙会，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殊死较量。

不是前言

一间斗室，一盏孤灯，一壶酒，一位智者，一位少年。

“离别通常是为了相聚。”智者喝口酒。“没有离别，怎能有相聚。”

“没有相聚，又怎能有别离？”

“是的。”

“杨铮的钩，是为了要和他所爱的人永远相聚，所以才名为离别。”

“是的。”

“那么狄青麟的那柄其薄如纸的刀，又叫什么？”

“有影无踪、有形无质、其快如电、柔如发丝，那柄其薄如纸的刀，就叫温柔。”

“温柔？那柄杀人的刀居然叫温柔？”

“是的，因为那柄刀在杀人时，就像情人的拥抱。”

“邵空子以万君武拿来的千年寒铁打造了温柔，然后

应无物用一本残缺的古人剑谱换去了。”

“那本剑谱左面一半已被焚毁，所以剑谱上的每一个招式都只剩下半招，根本无法练成剑术。”

“就因为有了残缺的剑谱，才有那把离别钩。”

“是的，邵空子以蓝大先生的那块神铁精英打造出残缺而变形的离别钩。”

“以残补残，以缺补缺，有了那本残缺不全的剑谱，才会有这柄残缺不全的剑，难道这也是天意？”

“也许不是天意，也许这就是邵师父自己的意思。”

“既然有了刀和钩，是不是应该还有一把剑？”

“是的。”

“有剑，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

“江湖传说，邵空子因为没有把蓝大先生的那块神铁精英炼成剑，所以才不惜以身相殉，其实那是错的，邵师父以身相殉，为的不是那柄钩，而是第三把剑。”

“哦？”

“当温柔和离别问世后，似乎在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要邵空子将铸刀和铸钩的残铁融合，再加上当年太行山最悲壮的那一战中烈士的鲜血，然后铸造出那第三把剑。”

“那是把什么样的剑？”

“怒剑。”

“剑名为怒？”

“是的，因为那把剑铸好时，剑身上的纹路乱如蚕丝，剑尖上的光芒四射如火，而且在那把剑刚出炉时，天地神鬼皆怒，苍穹雷声怒吼，春雨提前下了半个月。”

“剑出炉，春雨就提早下了？”

“是的，所以怒剑又名春怒。”

“那把剑如今又在何处？”

“这把剑本来就是不祥之物，就像是个天生畸形的人，生来就带有戾气，所以剑一铸好，邵师父不惜以死相殉。”

“他埋葬了那把剑，又埋葬了自己？”

“是的。”

“葬在什么地方？”

“一人可怕的地方。”

也是前言

狭小、昏暗、阴湿、毒虫横生的天牢。

又瘦又小、又脏又臭、双腿残废、还不时咳嗽的老人。

九月的阳光虽艳却温柔，她轻柔的从天牢气窗外斜照进来，把咳嗽老人的影子，轻柔的投影在地上。

老人用双手撑起身体，拖着双脚，在地上绕圈子的爬行着。

这是他唯一能做的运动娱乐。

拖着毫无知觉的双腿，在粗糙的岩石上擦着、磨着。

看着自己腿上的皮肉绽开，血液畅奔，这老人的眉宇间隐隐透出一种快意，一种残酷的快意。

——肉体上的伤痛，有时岂非也是种发泄。

一种自我虐待的发泄

空中有一片落叶在秋风中挣扎飘荡着，似乎在找寻着自己的归处。

——落叶尚知归根，浮游异乡的浪子们，你们可找着了归处？

落叶穿过阳光，从气窗飘进，无力的飘落在老人面前。

仿佛它也知道，这老人的生命已将结束，所以赶来和他做个伴。

落叶已知秋，老人可知道今天是他在这天牢七年来的最后一天了？

老人凝视落叶，落叶枯黄。

老人憔悴衰老疲倦的脸上，忽然露出种又虔诚又伤感的神色，淡淡的说：“天上地下，再也没有任何事能比死更真实。”

老人叹息，轻轻的将落叶拾起，轻轻的放入怀中，轻得就宛如情的人拥抱。

寂静的长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

老人不语。

脚步渐近、停止。开锁的声音清晰而响亮的在牢中回荡着。

落叶纷飞，“秋决”已到，老人的脸上并无恐惧之色，有的也只是那么一丝丝无奈。

△△△

△△△

开锁的官差领头在长廊上走着，牢狱一左一右的架着双腿残废的老人在后头一步一步的跟着。

长廊凄凉而庄严，咳嗽老人脚上的链铐不时的与石板发出磨擦声。

那种声音就宛如老鼠临死前的尖叫，听起来是那么令人心悚。

当他们一行人走至长廊中段时，领头的官差突然回身蹲低，他的双手中已不知何时多出两根细长的尖针。

他快而准的将尖针刺入老人残废的小腿之玉泉穴。

两名架着老人的牢狱还搞不清楚什么事时，已被持针的官差打倒了。

本已残废的老人竟然因两根针刺入而站着。

一股黑血由玉泉穴涌出，顺着尖针而滴落在石板上，持针的官差静静的望着老人。

咳嗽老人苍白的脸上逐渐的红润了起来，腰也渐渐的挺直。

他忽然振起双臂，然后就听到一连串爆竹般的声音从老人身体里响起。

憔悴疲倦咳嗽的老人仿佛已不见了，而站在那里的人，是一个脸上带着冷冷淡淡，似笑非笑表情的人。

持针官差忽然抽出一柄刀，一柄其薄如纸的刀，一柄有着淡蓝色的薄刀，恭敬的交给老人。

淡淡蓝色刀光映在老人脸上。

就在握刀的这瞬间，老人恢复了往日视功名富贵如尘土，却把名马美人视如生命的世袭一等侯狄小侯狄青麟。

淡淡的刀光，淡得就仿佛雨后高挂夜空的那一轮弯月。

刀不动，狄青麟也不动。

除了他的眼睛外，他这个人仿佛已经在握刀的这一瞬间化成了一座石像。

他的精、他的神、他的气、他的力、他的灵、他的魂仿佛都已在这瞬间完全投入他握住的这柄薄刀里。

狄青麟凝视着薄刀，过了很久才开口，说得却是一件和这柄刀完全无关之事。

“你一定很久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饭了，因为你脸上有饥色。”

持针官差不懂他为什么会突然说起这一句话。

“名家铸造的利器也和人一样。”狄青麟的眼睛亮如刀锋。“不但有相，而且有色，久久不饮人血，就会有饥色。”

狄青麟的目光从刀上移向遥远的地方，他的眼神里忽然闪出一抹仇恨。

“杨铮，这七年来你活得可愉快？”

第一部 狂 花